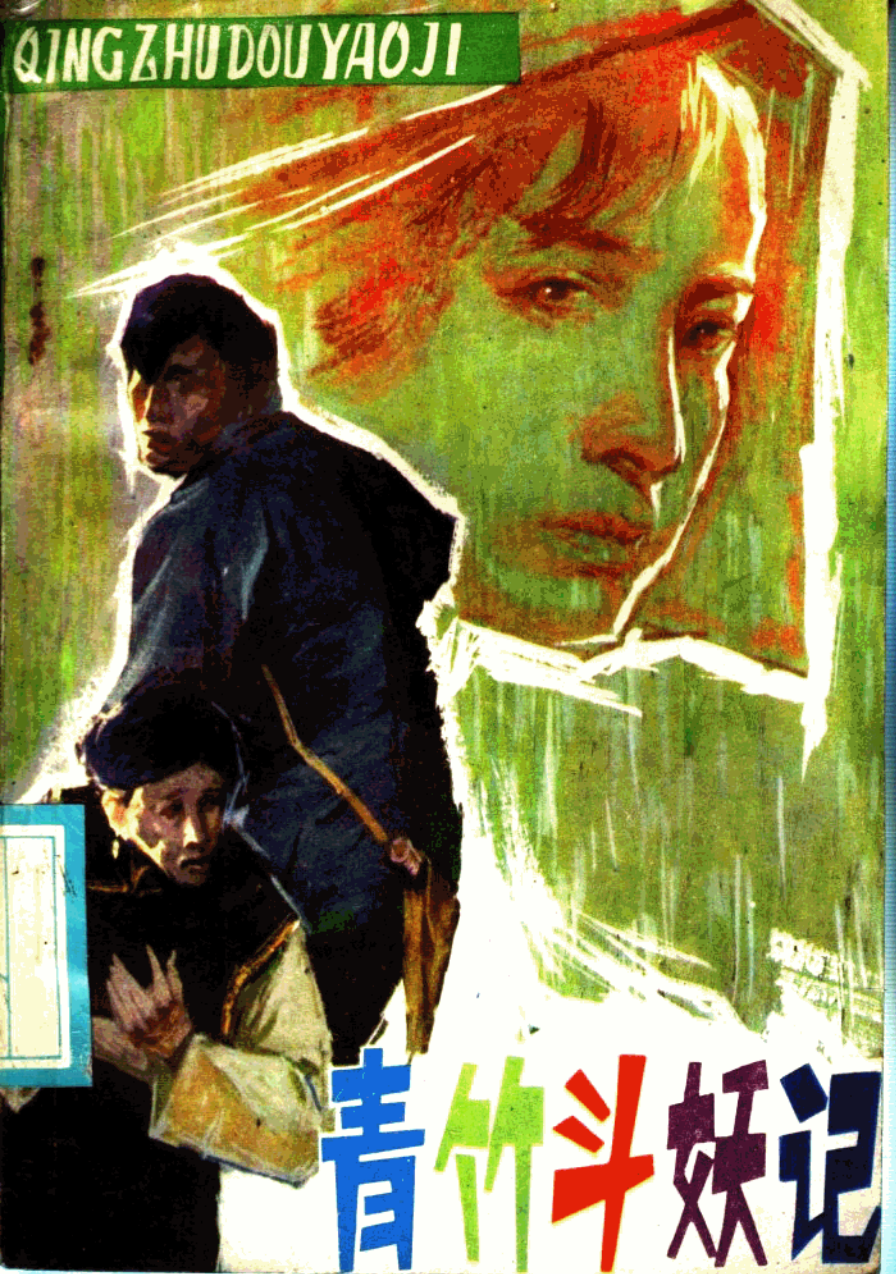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QING ZHU DOU YAO JI

青竹斗妖记

内 容 简 介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杜庄村。

伪大乡长、地主的小老婆兰寡妇和前房儿子、伪清乡队长兰小二、乡丁钱麻子等，勾结日本侵略军山本队长欺压百姓，搜捕我地下抗日武装和革命工作者。在苦水中挣扎的青年妇女青竹，对剥削、压迫自己的敌伪汉奸怀有深切的仇恨。在我党区委书记、原青竹和丈夫村喜的“救命恩人”老周等同志的启发帮助下，青竹成长为一名抗日革命战士。她不仅机智、镇静地和兰寡妇、兰小二之流面对面地斗，而且动员憨厚的丈夫村喜、十岁的儿子村娃都投入革命斗争；她趁救杜大爷之机忍痛让丈夫打入虎口，冒着亲人受折磨的风险牵出兰寡妇家的牛换钱买药……最后，为了使地下武装把敌人一举歼灭，青竹果断地烧房报信。为了抗日斗争的胜利，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第 一 节

她一家三口人，日子越过越苦。

在祖国的北方，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叫冀中平原；在冀中平原上，有一个被杨柳遮掩着、被青纱帐包围着的美丽的村庄，叫杜庄；杜庄有一位女共产党员，她的名字叫青竹。

论岁数，青竹也就是三十一、二岁年纪，细条身材，顺顺溜溜的。她爱着一身短打扮儿，别提有多利索。尽管她衣服上挂着补丁，可是那补丁打得很整齐，大块小块儿摆得很匀称，钉得很对地场，就象那补丁是为了美才打上去的；要没有那补丁，就看不出她美、她利索来了。

青竹家除了她，还有两口人：她男人村喜是个忠厚老实人。不会说不会道，就知道傻干活，遇事儿情愿吃点儿亏，也不愿多张一句嘴。青竹有时生起气来，就叫他“受气包”，可他却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“惹事干嘛哩。”

再就是她那个十来岁的男孩子村娃了。这孩子可

是生得伶俐、乖巧，瞅他那一双大眼睛，滴溜滴溜一转，一兜子心眼儿。有人说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其实，满不是那么回事，有其母必有其子哩！

青竹家就这么三口人。他们住着两间破草房，屁股大个小院儿，只容得毛驴打个滚儿。院子虽然憋屈点儿，但是独门自开，进进出出谁也磕碰不着，所以，一家人还挺知足。

除了这两间破草房，青竹家什么别的家财都没有。据说，从村喜爷爷辈儿开始，就是家无半垄田，全靠到村外野坡子上砍柴打草，卖钱换米度日。但是，那野坡子上的柴草也不是老割老有。特别是遇上灾年，地里粮食歉收，砍柴打草的人就多了，常常连草木根子都抠，树皮也剥，全都为糊一张口。每逢上这样的年景，村喜爷爷就领着全家串乡讨饭，挨着朱门的狗咬，看着人家的脸色，讨得一星半点残粥剩饭，对付着饿不死。村喜祖祖辈辈的日子就是这样过。

自打青竹过门来，村喜的日子忽然变好了。长着迷信脑袋的老年人说青竹是天女下凡，老天爷不负老实人，该着村喜发家了。青竹眼眉上边长个痞儿，人们也说这是“喜鹊登梅”，是村喜天生的造化。

其实，村喜家境变好的原因不是别的，就这么两条：一条，老人都相继去世，家里没了拖累；另一条，村喜和青竹都挺能干，除了砍柴打草之外，小两

口儿还能编点儿筐织点儿篓，担到集镇上卖一卖。所谓家境转好，也不象别人说的“发家”什么的，只不过汤汤水水、糠糠菜菜的能够填饱肚子，不摘不借，不再串乡讨饭罢了。

就是这种不摘不借的日子，没过多久，也就不行了。原因是村娃子害了一场病，一闹就是大半年，又请先生又抓药，外加耽误工。这么折腾咋呛得住？就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们使了本村兰寡妇的账。兰寡妇放债是“驴打滚”的利，象翻跟头似地往上长。所以他们每月砍柴打草，编筐织篓挣下的钱，不顾吃也不顾穿，先得尽着还债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日子便紧巴多了。

再说，他们每月还债，也只能还清利钱，不让利打滚儿。可是，那年头鬼子“扫荡”，汉奸抓人，土匪截道，兵慌马乱，就是有柴有草，有筐有篓，也往往卖不顺当，有时连吃喝都挣不出，哪还有钱还债？这就不得不瞪眼看着兰家的大利滚了又滚。当初他们使下兰寡妇是二十块银元，这会儿兰寡妇的帐本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：村喜净欠大洋已是五十元了。

村喜和青竹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日子越过越苦。可是，他们都不想就这么苦熬苦受下去，恨不得一下从苦难里挣扎出来。

然而，该怎么办呢？兰寡妇的高利贷象根粗粗的



村喜和青竹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日子越过越苦。

链条，死死地套着他们。想挣扎出来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能不能挣扎出来，天才知道哩！

第 二 节

公母俩儿过日子想不到一条道儿上，可愁人哩。

话说转眼又到了秋天。高粱弯腰，谷子低头，干了皮儿的大棒子挂在玉米杆儿上，漫洼的庄稼都熟透了。野坡子上的枝条、青草，一簇簇一片片，也都长了个严实。这对青竹和村喜说，既是大忙季节，又是黄金季节。他们要砍下很多柴草晒干，到冬天和明春青黄不接的时候拿出去卖；还要砍下很多很多荆条儿，好保证编上一冬春筐篓。要不这么紧折腾，就没有办法儿活下去了。

在自个家的小院儿里，村喜正坐在木墩上，一面喳喳地磨镰刀，一面对青竹说：“咱今年泼出命去，也要多砍点儿柴草，多编点儿筐篓，多操持点儿钱，要让兰家的大利再滚个滚儿，这一辈子也别想还清。”

青竹坐在另一个木墩上磨镰刀。她觉得村喜的心眼儿太实诚了，把事情看得太轻巧了。自古以来富人放

债穷人使，哪有还得清的？章法由着人家定，不等债还清，利钱又长了。人家就是靠这个办法吃你喝你。你想什么办法儿都脱不了。所以，她钱着丈夫的茬儿说：“还清？想你的好事！俺根本就没打算过。”

“你……”村喜说不出道不来。他抬头看了青竹一眼，就自己生起闷气来。也的确叫人急得慌，你说想法儿把债还清，她说没那个打算。你不还清怎么办？眼看着大利随风长，压得透不过气来。再压还能活下去？唉！他多么希望夫妻俩儿漂在一块儿，泼死泼活地干几年，把债还清，把心事了喽，可是她……，公母俩儿过日子想不到一条道儿上去，才愁人哩！他喳喳地使劲磨镰，冲着磨刀石撒气儿似的。

青竹不理丈夫。她有她的心思。这会儿她提起镰刀瞅了瞅，见那刃儿锋利得看不见了，便放在一边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屋里去找绳子，预备捆草。可心里还想着村喜生气的样子，暗暗唠叨：你着急上火顶什么用？欠了人家的债，就等于把手伸到磨盘底下，给压住了；要想抽出手来，就得把磨盘搁翻，别的什么办法都没有。

但是，她只是自己这么想，却没有对自己的丈夫说。

其实，当初欠债还不清，而且利滚利越滚越多，青竹心里也曾急得猫抓似的，从打弄清了这个“不搁

翻磨盘抽不出手”的道理，她的心里才不急了。有道是虱子多了不觉咬，债欠多了不觉愁。大利滚就让它滚，五十也是欠，五百也是欠，五千五万还是个欠，着急顶什么用呢？

而且，债多也不全是坏事。青竹还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她欠债越多，债主兰寡妇就越“器重”她，就越不敢把她怎么样。才是前几天的事儿：她家小村娃在兰家地里掰了两穗青玉米，架起火来烧着吃，被兰家的一个看家护院的逮住了，恶狠狠地揪着孩子的耳朵去见兰寡妇。兰寡妇气呼呼地抄起个鸡毛掸子，揪过孩子就要打。就在这时，青竹一步抢进来，劈手把孩子夺过去。兰寡妇哪里肯让，直想跟青竹撕巴撕巴。青竹一把将她搯开去。要不是有把太师椅子在后面接着，兰寡妇不摔个仰巴脚儿那才怪呢。要在往常，兰寡妇就得吩咐家丁把青竹打个半死不活。可是，这回兰寡妇只吩咐家丁把青竹赶出大门，就算完了。现在的兰寡妇，不光是杜庄的大财主；因为杜庄是个大村，大日本皇军在这里成立了乡政府，兰寡妇还当上了杜庄乡的乡长哩。她的那些家丁也都升格为乡丁，吃起了官家俸禄；她身边那个大婆儿生的、比她还大着三岁的浪当儿子兰小二，也当起了清乡队长。所以她现在是要权有权，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要钱有钱，想抓谁、打谁、罚谁、关谁，那不是一句话的事

儿，甚至丢个眼神儿就行。特别象青竹这种敢于冒犯她的尊严，不愿服她摆布的人，早该整治整治。可是，她偏没打她、关她，连一手指头也没碰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青竹长着三头六臂，没人敢惹？不是！要嘛是兰寡妇起了佛心？也不是！一肚子坏水的兰寡妇，才不会起佛心哩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想到青竹欠债多，又是一位难得的好劳力，莫说打个半死关起来，就是稍微碰一碰，她赌个气儿不干了，那她兰寡妇每月就得少吃十来块现大洋哩。再说，青竹人品特别好，乡里人没有说“不”字的。有那么一帮穷小子，还专门爱听她的话；她要不服贴，大伙儿跟着反，谁也不给债主交利钱，她这个横草不撞竖草不拿，一不会锄二不会耨、只知道梳洗打扮招弄日本人坑害中国人、靠了放高利贷享荣华富贵的兰寡妇，还不得喝了西北风？

兰寡妇的算盘儿打得怪好，可是青竹也不是傻子。她把“债多也不全是坏事”的道理记在心中，盘算着利用债主贪吃债户便宜的心理状态，跟兰寡妇较量。冒死的事她也敢做，她是铁了心要搁翻压在手上的磨盘哩。

丈夫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她不能把自己的心计告诉他。可是，青竹呀青竹，打蛇人难免被蛇咬，捕虎人容易被虎伤，你可要小心哩！

第 三 节

忍到哪里算一站？不能再忍下去了。

此刻，青竹已经提着镰刀，拿着绳子，离开村庄，默默地跟在丈夫村喜后边，朝那生满荆棘、长满青草的野坡子走去。

她本来是砍柴打草去的，可心里总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儿：因为有人捎信说，区委交通员老蒋今天要来跟她联系。具体时间，不知道；联系什么事儿，也不知道。她心里象装个小兔子，一蹦一跳的不踏实。

半月前，老蒋曾来过一趟，让她在自己家里秘密挖地道。挖地道干什么用？老蒋没有说；她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，也没有问。前几天老蒋又来检查了一下挖地道的进度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，她照样不清楚挖地道派什么用场。不过，她自己有个估摸：区委很可能要交给她什么任务，要藏什么东西或什么人，不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叫她挖地道。老实说，她干这些事儿，比砍柴打草、编筐织篓还上心。象砍柴打草、编筐织篓儿泥一把汗一把的能干出个什么头儿来？唯有干老蒋交给的事儿，心里头才觉得有什么指望，那个压

手的磨盘，仿佛这样才能搗翻；而一味地傻干，苦熬苦受，一个汗珠儿摔八瓣儿，末了还不是都便宜了兰家。

这时太阳已经出来老高了。她是朝村西走的，所以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她的脊背。“快点来吧，老蒋。快把任务交下来，省得老这么提念着，没魂儿似的。”她心里念叨着。尽管闷得很，她也不觉得。

她跟着村喜，来到野坡子前。

这野坡子，是个乱葬的地场，又叫乱葬岗子。没有立锥之地的穷人，死了以后没处埋，就弄领破席卷巴卷巴，在这里刨个坑儿，把席卷儿朝里面一放，再锄上几锹土，大殓就算出完了。劳累、辛酸了一辈子的穷人，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，把别人养得肥肥的，而自己就这样给打发了。

今年又是风调雨顺；这样的地方，人们也不常来，所以这里的枝条、青草长得特别旺，一簇一簇的，风吹不透，雨打不透，又高又厚。

看着这一坡子好柴草，村喜可来劲了，把腰一猫，抡起镰刀便是个砍，巴不得一坡好柴草，全弄到自己家。这也难怪，阎王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不泼死泼活怎么着。他跟青竹说过：“咱不把债还清，村娃长大了，还得接着还呀！”这话可不是说着玩儿的，老子欠债，儿子还钱，世世代代就没好儿了。他村喜这一

辈子，给孩子留不下钱粮留不下地，却留下一屁股阎王债，这该多叫人心酸呀！

村喜卖力地砍着，一镰接着一镰。瞧他那个狠实劲儿，就象恨不得把兰家的高利贷——拴在他身上的绳索一刀砍断。是呀，他不能把阎王债留给村娃，他不能愧对自己的子孙呀！

青竹呢？青竹才不着急呢。她见坡前的高粱地边儿上，新长出来不少野菜，燕儿尾呀，醋儿酸呀，羊角棵呀，辣辣菜呀，一片一片的，青嫩嫩，水凌凌，着实喜人。她想：剜些回去，掺些玉米糝子，放到锅里煮煮，满好是一顿菜粥。不能光是干活儿，也得操持进口的。所以，她便蹲在地上剜起野菜来。剜上一会儿，她就顺着地边朝村头上瞅瞅，心里还惦念着老蒋来取联系的事儿呢。尽管她事前嘱咐了村娃：就在村头玩，别跑没影儿喽，老蒋叔叔来“串亲”，就朝野坡子指一指。可是村娃终归是个孩子，她不放心呀！

青竹老剜野菜，三心二意，不紧不慢，村喜不高兴了。他愁着眉脸儿说：“他娘，你可快割条子呀！”

青竹知道丈夫的心情，没有说啥。她把兜着野菜的衣襟放下来，一团野菜便落到地上，她拍打了拍打衣襟上的土，便把镰刀捉起来。青竹干活可是个快手，别看剜野菜误了点时间，一放开镰刀，连他村喜也不是个儿，转眼工夫，村喜见青竹打下的条子与自己打的

分不出多少，由不得又瞅着妻子笑起来：“嘿嘿，嘿嘿，嘿嘿。”

青竹瞅了丈夫一眼，抿嘴一乐：“傻样儿！”日子过得苦是苦，小两口逗嘴儿笑一笑，也是满开心的。

村喜的心里，吃蜜儿似的。老天爷睁开了眼，把这么个能干的媳妇让他寻了。他只觉得青竹的脾气有点古怪，大事小情儿的都扭不过她。他并且早就看出她和一般人不一样，说话做事总背着他，就拿在屋里修地道说吧，活儿让他干，但是地道干什么用，谁让干的，她不让问也不让说，而且都是晚上偷着。也许她参加了共产党？参加共产党他不反对，可就是好长时间以来不那么贴心过日子了，家里的事儿一点也不上心，有时还半夜半夜的出去，孩子扔给他，也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。如果把这个脾气古怪、不贴心过日子的事儿抛在一边，他村喜娶的这个媳妇，无论长相儿还是干活儿，不能说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，反正配他村喜是绰绰有余，怎么评论就怎么好。

小两口干得正带劲儿，村头上响起了锣声：当！当！当！……震得人头皮子疼刺拉的。敲锣的乡丁叫钱麻子，他破着个嗓子，结巴着个嘴儿，骂骂咧咧地喊个不停：“喂——，各位乡、乡民听、听着！兰五娘兰乡长要在兰、兰家祠堂门、门口场地上，开会动、动员清、清乡。大人孩子一齐、齐参加。不参加就、就

是他妈的私通‘八路’，挨、挨打受罚别他妈后、后悔！……”

村喜早就停下镰刀，直起腰来，听那个狗叫。他气得肚里直翻滚儿，心想：“这是什么世道儿！咋个闹‘扫荡’，今个闹‘清乡’，都是折腾老百姓，活儿都干不安生，怎么还这个债？”眼瞅着一坡子好柴草不能打了，他心里别扭得直打哆嗦。不过，气归气，兰家的锣声就是命令，他不敢扭着。于是，他放下镰刀，把打下的荆条归拢了归拢，冲青竹说：“他娘，去吧，不干了。”

青竹不理丈夫，她继续割着荆条。

村喜把荆条捆成捆儿，扛在肩上，见青竹还没停手，又说了一句：“他娘，走吧。”

青竹仍没有停手。她心里早生村喜的气了。催着干的是你，催着停的又是你；芝麻大的胆儿，几声破锣就把你吓成这样儿了。她把气撒在那一簇一簇的荆条上，用镰刀狠狠地砍着、砍着。

村喜见扭不过青竹，“唉”地长叹了一口气。心想：“你不去也好，我去了顶全家，万一人家问起来，也有个答话儿的。”于是，他转过头去，自己蔫打蔫打地走了。

“回来！”青竹暴喊了一声。

村喜浑身“激楞”了一下，赶紧停住脚步，见青竹瞪

着他，眼里透着气，喷着火，一时弄不清咋回事儿。他愣住了，呆呆地愣住了。

青竹走过去，把他肩上扛的条子，气哄哄地拽落在地，然后走回野坡子，又那么狠狠地砍起条子来。

“哎呀！……”老实人也有着急的时候，村喜扑到青竹跟前，指着村头上说：“人家敲锣哪！”

“他敲他的！”青竹没有好话打发他。

村喜愁眉苦脸：“人家叫开会呀！”

青竹忿忿地说：“谁爱去谁去，咱不去！”

“这……这人家要是找上来……”

“我们不知道！”

“人家不是敲锣啦？”

“我们没听见！”

“这……”难死村喜了。分明听得清清楚楚，硬说没听见，行吗？他村喜可是没说过瞎话哩。

青竹见丈夫这个样子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天下哪有这种实心眼子，替他编了瞎话都不会说？也许天下就这么一个，叫她给碰上了。

“没听见！没听见！就是没听见！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使！”青竹又气愤又烦躁。

村喜唉声叹气地蹲在地下。他那愁苦的脸拉得很长，一霎时他那脸上的皱纹多了许多，深了许多，至少老了十岁。把假的当成真的说，他怎么想怎么不对劲

儿，但他又扭不过青竹，只好央求地说：“他娘，人家不信呀！”

青竹说：“信不信由他！”

村喜又说：“他娘，咱忍着点就过去了，人家有钱有势，咱惹不起呀！”

哼！忍！忍！忍到何处算一站？她青竹过去忍过的事儿太多了，忍出过什么好儿来？光脚儿的不怕穿鞋的，空手儿的不怕挑担儿的，她青竹才不忍了呢！她觉得在这个世道上，要是被人欺负惯了，就老挨欺负；逮住老实的不欺负，犯罪似的。叫他们骑着脖子屙屎吧，这回她青竹就是不伸这个脖子，看他们动什么辄？苦熬苦受地养活着他们，还老受他们的气，她青竹想不通这个理儿。

她确实豁出去了。只要兰家不怕喝西北风，她就不怕挨整治。

伴着乡丁钱麻子那结结巴巴、声嘶力竭地呼喊，破锣又当当的响起来。破嗓子加破锣，听的人心烦意乱。现在青竹最担心的，是区上的交通员老蒋，如甯他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在这时懵懵懂懂地进了村子，被他们发现，那可就遭了。再就是担心她的孩子村娃，要让乡丁逮住，一定会逼问爹在哪儿、娘在哪儿，为什么不来参加清乡会？孩子的倔劲儿她晓得，要是跟那帮狼呀狗的犟起来，肯定要吃亏。孩子是她的心头